我的朋友：

展信佳。许久没有联系，不知你最近是否还好？

现在，我到达十镇已近一周，我很高兴来到你所在的地方，即使这里天气寒冷，我想到你我再重逢的日子，便觉心中冰霜化冻。我始终期待着有朝一日能重新与你相遇，如今命运终于为我指出方向了。

……话虽如此，我最近确实挺忙。我和一支新组建的冒险小队在一起，闹了不少事。这支小队里，我是唯一没有黑暗视觉的人：），其余的人是：一位身材高大的半兽人、一位幽暗精灵法师、一名月亮结社的半精灵德鲁伊。如果见到他们，请为他们行个方便。

昨天，我们去过了凯尔内瓦。那里的发言人被一行支持莱维斯图斯的暴徒挟持在他自己的城堡里；我见到他时他手提镀金夜壶，愚蠢无能，但至少识些事务，他愿意为我们的事业效力……只需一些小小的恐吓和诱惑，就像之前那个灰矮人一样。我们恐吓他，我用奇术在房间内制造出紫光和烟雾，我的卓尔同伴搓出一颗药丸；诱惑的部分则指向他那个男性弱点：他阳痿。（哎呀。我似乎太习惯于“我们”这个称呼了，不该如此，也很久没有如此了；见面时请警醒我这一点。）总之，你或许听过坚果物流或克罗纳特的名字，这正是这份事业的内容：在永恒之淞笼罩这北地世界的日子里，打通十镇之间的粮食运输要道，改善民生。不过，最初，这只小队并非为此而来；它只有一项目的：为冰风谷夺回太阳。这份不知是与神作战还是为神效力的任务来得模糊而突兀，进展亦扑朔迷离。这片地区流传的神话与今日的使命交织在一起，我见过各种神怪之景，在雪山底下，雪白的发光似的驼鹿曾从地平线那一侧轻柔地掠过；今天，苍白女士的幽灵敲打窗棂，为小队在东流亡地的路途指出方向。昨天我还邂逅一名莱维斯图斯的属下，其自称赫瑟尔，说这支小队终将到达冰面之下。说完，她便死了。她不是受战争召唤的，而是受魔鬼召唤。

后来，两名真正强大的法师驾临凯尔堡，一人是被我们召唤来的助力，一人则是对方曾经的友朋、今日的仇敌。看她们争吵和殴斗使人多么愉快……！我在窗户边上仔细听他们说话，为了让情绪与语言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争斗，我甚至释放了诚实之域（这是一桩很好玩的法术。下次见面我要对你用一用）……我的小队成员们，他们都伸直了耳朵听，只有年轻的半精灵，看着这些毫无道德的人，脸上露出义愤之色，把两只尖耳朵都捂上了，那样子怪可爱的……总之，蔚蓝，我们的盟友，她和猩红，我们的敌人，曾经有同样的出身、同样的目的。她们都来自奥术兄弟会，只是师从不同老师，来此的目的则是寻找纳萨瑞尔帝国坠落的浮空城；后来，一人背叛了另一人，甚至夺走了她的法球——话虽如此，好笑的是，我们最初并不知道我们的盟友的性别，没有人能辨识得出气元素裔的性征，只除了阿祖尔这是一位面容英气，智力不高，可是直觉却格外细腻敏锐的半兽人小姐；她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对纠缠不休的女人，原因是这和她的家庭背景有所重合。猩红后来开次元门逃走了，于是我邀请蔚蓝：把这里当作你的家吧，随时回来！我希望她能为我所用，但看来太难。她的眼睛被正义和爱蒙蔽太深，已经再也不会拥有自由，同时也不可能被利益所诱。我心里知道我的同伴们挺喜欢她；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确实相信爱或正义，或者两者都相信。

之后，趁着夜色未深，我们买了一整笼渡鸦，让它们为小队效力；它们羽毛黑亮，有的过于年轻，喙还没有变黄。它们啄我，轻轻地，微小的刺痛——我用手指尖回应它们。再往后，小队去往东流亡地。这里不禁止偷窃，冰面上满是渡轮，像是被弃的战壕。…确实有矮人在这里扎营！目的和我们曾经征服的尼尔达·荒日一致：收集魔晶，释放魔龙。最初，小队想要智取这个聚落，可这里的主人德斯被偏见蒙住双眼，即使听到我的同伴竭力夸张，甚至说出“我代表伟大的克罗纳特而来”，也没有相信一个字。我们不得不战斗，战斗来得凶险，可是有伤无死。

两只熊人拱卫那小小的灰矮人，而且灰矮人的隐形为我们添了不少麻烦（该记忆一些侦测魔法了）；可是肩上那只渡鸦听明白我的话，揪下了这家伙几根胡子，没让它逃跑。好样的！……不过，战斗确实是困难的，幽暗精灵法师为我们的准备不足付出了代价，她是谈判者，发生冲突时，对她的攻击首当其冲。安缇诺雅——这是她的名字；她被最后一个活着的熊人两爪拍倒在地上，差点儿就死了。那间屋子里黑洞洞的，她的眼睛也空洞洞的，妖火术的光在她脸上交错着拂过，我心里想你看见死亡了吗你明白战争了吗……我俯下身子，跟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同时释放维生术和治疗祷言。那个祷言使得很差，我想，或许是因为有一刻我短促地希望她这样死去……可是我没有让她死去的权力，祷言还是生效了。她醒转过来、我们围住灰矮人……似乎这支小队的冒险还将继续下去；我凝望着命运，一如既往感到其深不可测。我的朋友，在我也死去之前来见我吧，为我实现我的目标，我的野心……如果我们的道路仍然能够一致的话。